

## 中譯本導言

徐鳳林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格列高利·帕拉馬斯 (Gregory Palamas, 約 1296-1359) 生於一個從小亞細亞移民君士坦丁堡的貴族家庭，其父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是拜占庭帝國皇帝老安德羅尼克二世 (Andronikos II) 的近臣，也是十分虔誠的東正教徒。有記載說，康斯坦丁有時甚至在元老院開會的時候，還沉浸於「耶穌祈禱」。據說有一次被皇帝安德羅尼克二世發現了，皇帝說：「別打擾他，讓他祈禱吧。」格列高利在君士坦丁堡的貴族學校和帝國大學受教育，曾研究世俗科學和亞里士多德學說。這一點反駁了一種流行觀念，認為東方只關注柏拉圖，西方只關注亞里士多德。實際上沒有這樣嚴格的界限。大約在格列高利二十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他和哥哥一起進了阿索斯山 (Mount Athos) 的修道院，那時這裏已成為一個大的東正教修道中心。在換了幾家修道院之後，帕拉馬斯常駐於聖阿他那修大修道院 (Лавра Св. Афанасия Афонского) 附近的聖撒巴隱修所 (Исихастирий Св. Саввы)，成為獨居的靜修者，並在這裏開始寫作。如果不是因為和貝爾拉姆 (Barlaam, 又譯巴蘭) 的爭論，帕拉馬斯就只是個默默無聞的修士。正是這場爭論，使他後來走出修道院，成為主教和著名神學家，在東正教神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貝爾拉姆生於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亞（Calabria），受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思想的薰陶。但他在父輩的東正教信仰影響下也接受東正教。因此他熟知拜占庭和西方兩種文化，他的母語是希臘語，但他也通曉當時的拉丁神學。貝爾拉姆一三三〇年來到君士坦丁堡後，在皇帝的一位近臣的幫助下，成為專門詮釋託名狄奧尼修斯（Pseu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的教授。他憑藉自己淵博的學識，很快成為拜占庭的重要人物，在天文學、哲學、神學和外交等領域具有一定威望。

一三三三至一三三四年，貝爾拉姆曾作為拜占庭東正教會方面的代表，與來到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天主教代表進行關於兩教會合一問題的談判。在談判之後，貝爾拉姆發表了多篇關於教義之爭的短論，其中明確地攻擊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從哲學實在論出發用邏輯思維方法證明認識神的可能性的觀點。貝爾拉姆在自己的論文中呼籲西方神學家閱讀託名狄奧尼修斯，因為託名狄奧尼修斯用否定神學方法證明人完全不能認識上帝。貝爾拉姆以此為根據指出，西方神學家應當不要再奢望用邏輯方法來證明自己關於聖靈來源學說的正確性，<sup>1</sup>只應當服從教會和教會傳統的權威。貝爾拉姆的論文在當時流行，最終傳到了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帕拉馬斯讀到了這些論文。大約在一三三七年，帕拉馬斯給貝爾拉姆寫了一封非常有禮貌的信，其中對否定認識上帝的可能性的觀點提出異議，他所依據的是道成肉身的教義，以及阿索斯山靜修者與神直接交流的宗教體驗。「靜修」（Hesychia）一詞來自希臘語，意思是「安寧」，「平

---

1. 聖靈的來源問題，是來自聖父，還是來自聖父和聖子，這是東西方教會的根本教義分歧。

靜」，「沉默無語」。起初把那些獨自苦修的遁世者、修士叫做靜修者，不同於共同生活的修道士。靜修者的全部生活內容就是進行「耶穌祈禱」或「心智祈禱」，祈禱方法是配合呼吸和寧神來反復念頌「主耶穌基督請寬恕我的罪」。

帕拉馬斯的信使貝爾拉姆受到觸動，也引起了他的好奇，他決定親自結識和探訪帖撒羅尼迦和君士坦丁堡的靜修者。他所親眼目睹的狀況令他大為震驚和憤怒，在他看來這些修行活動根本不是正信的基督宗教信仰，而是近乎愚昧的迷信。他寫道：「他們告訴了我關於他們的怪異的和荒誕的信仰，對於一個具有理性或具有起碼的健全理智的人來說，描述這樣的信仰是有失體面的。這種信仰是一些錯誤的信念和狂熱的幻想的結果。他們告訴我理智和靈魂的分離和重新結合，靈魂和魔鬼的聯繫，紅光和白光的區別，用鼻孔進行的合理呼吸，肚臍周圍的氣門，最後，還有靈魂看見我們的主。」<sup>2</sup>因為這些靜修者在作「耶穌祈禱」時首選要凝神於臍部，貝爾拉姆嘲諷靜修者是「臍靈派」（靈魂位於肚臍裏的人）。

於是，反對靜修者的貝爾拉姆與維護靜修者的帕拉馬斯圍繞相關的神學問題展開爭論。這些爭論所涉及的問題包括「他泊之光」（Light on Mount Tabor）與神秘經驗的實在性問題，與上帝進行自覺交流的可能性問題，人的本質結構與人的神化問題等。這些爭論材料被收集在貝爾拉姆的〈駁門薩里安派〉（Against Messalianism）、帕拉馬斯的《維護神聖無言者三論集》

---

2. Протопресвитер Иоанн Мейендорф, *Введение в святоотеческ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Издание четвертое,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и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Киев: Храм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Агапита Печерского., 2002).

(*Triads For The Defense of Those Who Practice Sacred Quietude*) 一書和〈聖山決議〉 (Hagiortic Tome) 一文等著作中。

一三四一年，他們的爭論被提交到了當年的兩次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六月和八月）。六月十日的宗教會議譴責了貝爾拉姆的學說，貝爾拉姆馬上表示了悔過，但他當天晚上就去了意大利，在那裏很快就被羅馬教宗任命為主教。雖然一三四一年的會議確認了帕拉馬斯關於直接認識上帝的可能性的學說，但帕拉馬斯關於上帝的「本質」 (essence) 和「能量」 (energy) 之劃分的學說也受到某些拜占庭學家的批評，包括格列高利·阿金丁 (Gregory Akindynus) 和尼基弗爾·格列高拉 (Nicephorus Gregoras)。而且，這種神學爭論與黨派的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由於帕拉馬斯所屬反對派陣營處於弱勢，所以在一三四一至一三四七年內戰期間，帕拉馬斯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約翰·卡列卡 (John Kalekas) 的迫害，對帕拉馬斯的批評得到了官方支持。一三四七年，在約翰六世康塔庫津 (John VI Kantakouzenos) 取得勝利之後，帕拉馬斯神學也重新獲得勝利，帕拉馬斯本人被任命為帖撒羅尼迦大主教。一三五一年，君士坦丁堡宗教會議作出決議，詳細敘述了帕拉馬斯學說。

帕拉馬斯於一三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公曆十一月二十七日）去世，一三六八年被封為聖徒。東正教會把大齋期的第二周以及舊曆十一月十四日作為他的紀念日。

《三論集》發表於一三三七至一三四一年間，其中在對貝爾拉姆的觀點反駁中論述了東正教神學與靈修學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概念，包括科學知識與屬靈知識、認

識上帝的可能性與方法、人對上帝的直觀、上帝的光、直觀上帝、人的神化、上帝的本質與能量等。我們可以簡要歸納出本書所涉及的四個神學主題。

## 一、外部知識與屬靈知識

外部科學知識與屬靈的知識是相互一致的還是彼此對立的？按照貝爾拉姆的觀點，包含智慧的靈感經書（指聖經）和外部科學的哲學具有同一個目的，要達到同一種東西：揭示真理，因為真理在萬物中都是一個，當初上帝直接賜予使徒的真理和我們在勞動中取得的真理是同一個真理；哲學也通往上帝賦予使徒的真理。

帕拉馬斯則把這兩種知識對立起來，他認為，只有聖經智慧的真理對信仰者來說是必需的、有益的、拯救性的，而外部智慧的真理是不必要的和不具有拯救性的。帕拉馬斯說，無論如何，看來真理有兩種：一種真理是靈感學說的目的，另一種真理是非必需的，不具有拯救性的，這是外部哲學所尋找，但卻永遠也找不到的真理。通過這兩條不同道路不可能達到同一種真理。

帕拉馬斯指出，在把外部科學的哲學中運用的方法轉移到尋求生命必需之物的時候，在運用哲學學說來解釋上帝話語的時候，如果我們失去了理解聖經的唯一關鍵，即聖靈恩典，我們很快就會偏離正確道路，將不會遵循這些靈感聖言。因為完全明顯的是，只有靈感聖言才第一次把哲學知識變成和改造成有益的知識。靈性智慧本身不需要任何東西，而它的真正的善也能夠使不真的善成為善。就像火和光的天性，它使周圍的一切都具有火的外貌和光的外貌。

根據帕拉馬斯的觀點，如果外部智慧所促成的知識

不依靠信仰而與對上帝的愛結合起來，確切地說，如果知識不通過愛和隨愛而來的恩典而再生，不變成另外的、全新的和神聖的知識，那麼，外部學問所促成的知識就永遠不可能是屬靈的知識，這後一種知識也叫做「從上頭來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雅 3:15-17）；而另外的智慧，正如主的使徒和兄弟所說，是「低下的、屬血氣的、魔鬼的智慧」，因此它不能接受任何聖靈的東西，照經上說的：「屬血氣的人不領會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是愚拙、迷惑和虛構（林前 2:14）。

那麼，我們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為甚麼外部智慧的知識是不可靠？根據帕拉馬斯學說，這是因為人的理性的傲慢，以理性自身為標準，自以為是。當然，帕拉馬斯也承認，如果對科學知識加以很好地利用，它們也不會成為惡的，而且它天生就是善的工具，只不過即便如此，這樣的知識也不是上帝的靈性禮物。

第二個問題，甚麼是屬靈知識，它研究甚麼？按照帕拉馬斯的觀點，屬靈知識力圖研究和領悟世間萬物中體現的上帝意志，按照上帝的意志與每個受造物交流，從而認識事物的原因和根據，擁有關於世間萬物的知識，這樣的人才是完善的人。

第三個問題，怎樣獲得屬靈知識？從帕拉馬斯的論述中，可以看到獲得屬靈知識的四種方式，或屬靈認知的四種方式：一是神秘直觀，二是心靈和道德的淨化，三是祈禱，四是遵守上帝誠命。

## 二、靈修心學

帕拉馬斯神學與屬靈經驗和靈修實踐有密切關係。從他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一種獨特的靈修心學，包括對人

的内心結構的理解和對靈修與激情（passion, страсть）關係的理解。

帕拉馬斯繼承希臘教父的傳統，在對心的理解上，不贊同柏拉圖主義的靈魂肉體二元對立的觀點。他所理解的心，包括三個組成部分：一個部分叫做內心、中心（heart），它是人的全部內在能量、情感、意志、意念的中心、凝聚點；第二部分叫做靈魂（soul），它是人的內在能量的統稱，是支配身體活動的統一力量；第三部分叫做心智（nous），它是靈魂的眼睛，具有鑑別能力，能夠反觀自身，它是身體和靈魂的掌管者，它具有自我超越能力，能夠接受上帝的光。

內心與靈魂，這兩個概念我們並不陌生。關鍵是如何理解帕拉馬斯使用的心智概念。甚麼是心智？根據帕拉馬斯的文本，心智具有兩個維度，人性維度和神性維度，而且心智能夠改變身體。

第一，人性維度。心智掌管身體和靈魂。帕拉馬斯說，讓心智住進身體的家，作為掌管者，為每一種靈魂能力和每一個身體器官設立應有的律：我們儘可能地支配情感，這個律的作用叫做「節制」；我們讓靈魂的激情部分達到最佳狀態，這個狀態的名稱是「愛」；我們也使靈魂的判斷能力達到完善，驅逐一切妨礙追求上帝的思想的東西，這種心智的律叫做「清醒」。

第二，神性維度。心智超越自身，與上帝相通。帕拉馬斯說，心智通過自我潔淨和虔誠祈禱，可以被上帝的光照亮，也就是接受上帝恩典，從而獲得另外的超自然洞察力。這時，心智在看見自己的時候彷彿看見另外某種東西，不是看見自己的形象，而是直觀上帝的恩典映在自己形象中的光芒。這光芒使心智具有了（恢復了）

超越自身的能力，使心智與最高存在合一。通過這種合一，心智能夠比任何人性可能達到的程度更好地看見靈性中的上帝。

此外，心智還具有改變身體的能力。按照帕拉馬斯的說法，心智能夠向身體傳達屬靈的快樂，使身體成為屬靈的。這樣的身體就會拋棄惡的肉體激情，不再拖着靈魂向下走，而是與靈魂一起上升，使整個人成為「靈性」的人。

我們認為，帕拉馬斯使用的「心智」概念類似現代思想裏所說的「理性」。但啟蒙運動以後，「理性」常常在脫離了基督教傳統的背景下得到解釋，即斷絕了與超驗上帝的聯繫，成為自主的標準。

在靈修與激情的關係問題上，帕拉馬斯反駁了貝爾拉姆關於靈修者必須戒除全部激情的觀點。他援引使徒保羅的話作為根據，指出身體本身不是惡。「我們的身體就是居住於我們的聖靈的殿」，「我們是上帝的家」，「我們是永生上帝的殿」(林前 6:19；來 3:6；林後 6:16)。因此，應當受譴責的不是肉體，而是犯罪的願望。保羅還說「我被賣給罪了」，但被賣的人本性上不是奴隸；還有「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善良」。保羅不是把肉體叫做惡，而是把住在肉體裏的東西叫做惡。那個「在我的肢體裏和我心中的律交戰的律」(羅 7:14-24)，這才是惡。

貝爾拉姆認為，「靈魂和身體的激情活動把靈魂釘在身體上，使靈魂充滿黑暗」。「激情的作用最能使神性視力看不見和變模糊。」「應當完全戒除靈魂的激情能力，以便使靈魂不用自己的任何能力進行活動，還要停止靈魂和身體共有的活動，因為一切這樣的活動都是